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八十八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一

郊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注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

衆亦禮之殺也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意以為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

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絶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為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譽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

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邪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

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
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
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
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
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
帝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
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
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為

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畧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注

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祀天烝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泰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為有六以祀六帝

為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甞著漢不郊祀論見所叙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分而日長也　正音征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騂息營反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

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始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楊氏曰郊祭言迎長日之至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以冬至郊天取陽新用事故用辛日也二說皆取冬至郊天也董仲舒劉向漢之大儒又在鄭氏之前鄭氏不從其言必以迎長日為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為魯郊者蓋鄭氏欲分圜丘與郊為兩事周既以冬至禘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緯之說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之郊也但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

周為魯豈不謬哉　又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圜丘則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日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如鄭注云用辛日也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是亦不用冬至日須用辛日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疏曰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為田燭氾芳劍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　疏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氾埽反道者氾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有王命而民化主嚴上故也祭之日王

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　揚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郊王立於澤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為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況可以稱王乎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璪音早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　疏曰總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曰

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

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疏布樿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黄鍾大吕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内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

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葢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

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後躬耕帝籍　疏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和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注所謂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為信考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知其為祈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氏月令注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

而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為一說此鄭氏一人之詖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諸儒咸不以為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見鄙闇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感生帝分為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為一說隋唐承用其說至於今而不廢推原所自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存人心萬世不磨邪說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為大報

天正月之郊事為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注家誣蠹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注見祀天牲牢條下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

廟而作龜於禰宫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宫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内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脱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

數也楊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裘象天旣至泰壇脫裘服衮以臨燔柴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

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之所兆祭於四

郊者也 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 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

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

凡樂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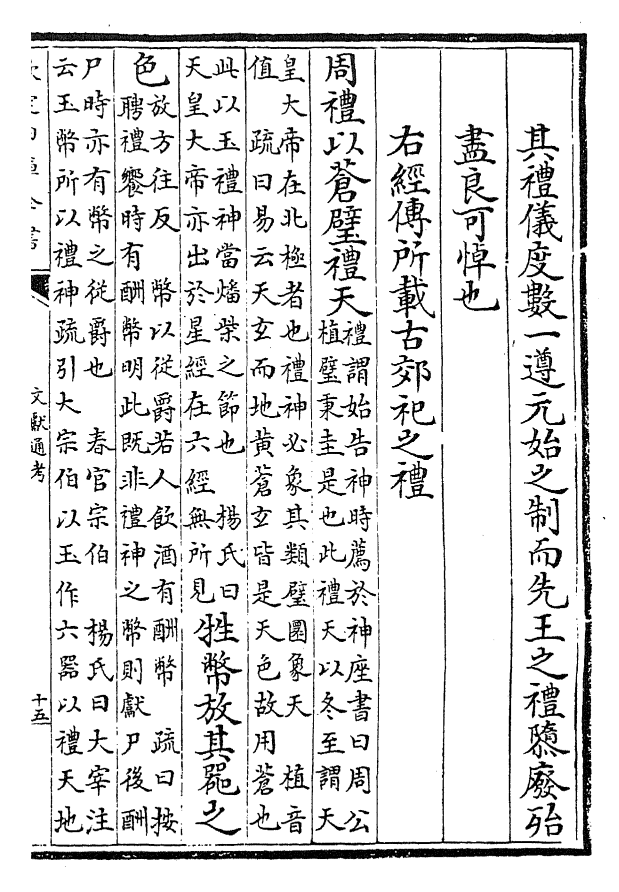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

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

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脀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脀其羹其䏑犧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記又曰以供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可知矣其藉蒲越槀秸記曰莞簟之安槀秸之尚其樂歌黃鐘太蔟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

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曰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推此則圜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祀於卑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謂天好

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說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



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座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必象其類璧圜象天植音值　疏曰易云天玄而地黃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此以玉禮神當燔柴之節也　楊氏曰天皇大帝亦出於星經在六經無所見牲幣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疏曰按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春官宗伯　楊氏曰大宰注云玉幣所以禮神疏引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四方為證謂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以禮神也大宗伯　疏只云非禮神之幣乃酬尸之幣是禮神酬尸各有幣也然經但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注疏又別而為二恐未必然也　又按通典云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幣用繒長丈八尺通典之說蓋以鄭玄注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　以上禮天玉幣

郊特牲　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座皆特牲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又禮器曰祭天特牲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王制　又國語楚語曰郊特不過繭栗　郊事則有全烝　烝升也全其牲化而升之　國語周語　陽祀用騂牲毛之　騂私營反　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　地官牧人

又祭法曰用騂犢楊氏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騂犢其色不同故以蒼璧蒼犢為祀昊天圜丘所用以騂犢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玄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今不備載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赤故周為赤色用騂犢又如夏用元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犢為疑若鄭分圜丘與郊為二則諸儒辨之明矣

郊血

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祡為始宗廟以祼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以疈辜為始此云郊血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座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解郊血義血氣也夫熟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　郊特牲　又禮器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

腥有爓有熟此云郊血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脀是郊祭天有熟也有熟則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養牲必養二也 疏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卜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者為猶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

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滌音迪 滌牢中所搜除處 搜所流反 疏曰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 郊特牲

此上祀天之牲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　泛方劍反齊才細反盎烏

浪反緹音體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成而汁滓相將盎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　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卑賤之人得飲之昔酒久釀乃熟故名昔酒酌無事之人於祭末羣臣陪位不行事者飲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賔長獻尸尸酢賔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同酌故酌清以自酢事酒春成以漢之醳酒況之昔酒久乃成冬釀接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冬釀接夏成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麴蘖但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醍酒其盎酒則自用黑黍為之與此別　陳氏曰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盎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

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元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大祭三貳鄭司

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元謂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

冪人祭祀以疏布巾

冪八尊

冪莫歷反　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　疏曰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又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又以畫布巾冪六彝　疏曰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互舉以明義也存之

大羹不和犧尊疏布冪樿杓

大音泰和胡卧反犧素何反王如字樿章善反又市戰反　疏曰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為犧牛之形樿杓者樿白

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 禮器 楊氏曰周禮司尊彝有六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尊名兩相對則十二尊也天地八尊不知所用何尊禮器言犧尊疏布鼏樿杓則知祭天八尊專用犧尊以疏布為鼏以樿木為其杓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曰丗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 春官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疏曰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 表記 已上祀天酒齊粢盛

蒲越稾鞂也 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 莞音官徐音丸簟大點反越音活稾古

老反鞂簡入反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槀鞂之尚也今禮及隋禮槀鞂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

器用陶匏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為簋匏謂酒爵稷大牢疏曰其祭天之器則用郊特牲陶匏陶瓦器郊特牲而社以薦菹醢之屬故詩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尊通典云尊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卬五郎反盛音成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薦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薦當于豆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居安之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大雅生民

詩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籩豆用木天地之籩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

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易鼎卦

已上祀天之器

四圭有邸以祀天 邸丁禮反又音帝 鄭司農云中央為壁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壁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著直畧反 疏曰司農云於中央為壁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壁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壁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廂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壁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又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 春官典瑞 楊氏曰四圭有邸以

祀天即冬官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也玉人之事其工也典瑞所掌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鄭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祼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邸徑幾許禮既無文不可強記也　江都集禮徐乾議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　云蒼璧禮天兩圭不同而並云祀天是有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施揚氏曰徐邈植璧秉圭之言若足以破注疏二天之說或者又謂璧圜色蒼所以象天天有四時四圭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所執之圭也伏覩國朝會要禮制局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蒼璧以象體四圭有邸以象用故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也此義與

徐邈不同姑兩存之

已上係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是也希讀為絺或作黹字之誤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 疏曰玄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繢者繢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蜼彝虎彝可知藻水草取其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養

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其斷割焉黻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繡者謂刺繒為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云九章𠕂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

司服　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注曰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曰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又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按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元豐問神宗問陸佃大裘佃對以禮記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襲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大裘襲衮可知大裘襲衮則戴冕璪十有二旒可知神宗稱善詔有司製黑羔為裘而被以衮衣　楊氏曰先儒謂大裘之上有玄衣玄衣之上有十二章鄭乃云大裘之上有玄衣無文采鄭氏又謂有虞氏十二章周止九章

其說皆非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則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夫袞冕九章鷩冕七章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於周而獨不然乎郊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稾秸器用陶匏則天之質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則天之明也璪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疏云孔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制

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文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驚貴盛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璪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餘見祀地禮及祭物篇祭服條

戴冕璪十有二旒璪音早　天之大數不過十二　過音古禾反

郊特牲

已上王祀天裘冕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　疏曰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　春官巾車　春官司常日月為常王建太常疏曰乘玉輅則建太常　夏官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注曰服衮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　注疏並詳見王禮考車旗條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軷蒲末反祝之右反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　疏曰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軷之事云犯軷者出國門封土為山象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軷壇厚三尺廣五尺此道祭亦當然云菩芻棘柏為神主謂於三者之中但取用其中之一以為神主則可也　夏官　詳見祭物篇車旗條

乘素車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素車殷輅也設日月畫於旂上　疏曰乘殷之樸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為章而設日月象天數十二也　郊特牲　禮器大路繁纓一就疏曰殷尚質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　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　繁步干反罽車例反　郊特牲同　禮器大路素而越席疏曰大路殷祭天之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　越音活　又桓公二年左氏傳大路越席疏曰路訓大也巾車五路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楊氏曰左傳注疏與禮器郊特牲注疏不同姑兩存之　又按巾車一曰玉輅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説不同夫子荅顏淵曰乘殷之輅蓋素車者殷輅也飾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禮器疏以素車為殷輅其言蓋有所據使周

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　已上王祀天之車旗

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　疏曰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　春官　詳見祭物樂條

陳襄奏議曰夫祀天必以冬至日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

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

鼓人以靁鼓鼓神祀 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 地官 以上祀天之樂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誓戒重失禮也具所當共修掃除糞洒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太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散西但反齊側皆反 天官 春官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日注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疏曰太宰不掌祭祀故云宗伯大卜之等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云諸有事於祭者也

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曰宿先卜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

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　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與之者當視墨協合也疏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也　小史大祭祀讀禮法疏曰大史讀禮書即此禮法也　春官　大宗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　疏曰大號神號大祝是事神之人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版之辭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　春官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齊車金路也前齊車立於馬前備驚奔也楊氏曰前期十日乃散齊之初此齊右前齊車謂齊時所乘金路也又荀子曰端衣元裳冕而乘路此謂齊時所服之服及所乘之路也　夏官　齊服有玄端司服　齊則綪結

佩而爵韠縪側耕反　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齊服玄端　疏曰齊則縪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惟世子縪結佩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為韠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為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韠素韠也義或然也藻　玉

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　疏曰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　天官膳夫　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朱子注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王府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天官

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洗浴　疏曰鄭知王齊以鬯為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　春官

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受命謂告之退而卜 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也作龜於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尊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卜之曰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 疏曰王在於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鄭注鄉射記云嚮之取也於圓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澤宮中又使有

司誓敕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受教諫之義也者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

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敕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　疏曰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内戒百官太廟之内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太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申敕也

郊特牲

祀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眡滌濯眡音視疏曰及猶至也謂致祭前日太宰眡滌濯按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太宰尊往涖之宰夫肆師同大宗伯涖玉玉禮神之玉也小宗伯省牲疏曰察其不如法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玄疏曰謂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祀之日祀之日圭玉牲犢酒齊祭器冕服車旗等並已見前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嘑火吳反嘂古弔反嘑且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也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說書銳反舍車也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春官王皮弁以

聽祭報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而後服祭服而行事也郊特牲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也春官大祝大禋祀逆牲春官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也天官大宗伯省牲鑊省息井反鑊戶郭反鑊亨牲器也疏曰省視亨牲之鑊春官燔柴於泰壇燔音煩疏曰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幣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祭法元豐元年九月陳襄等言陽祀自煙始陰祀自血始然則升煙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神祇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燔瘞之然後為禮之終故儀禮謂祭天燔柴祭地瘞牲而鄭氏以為祭禮終矣備矣先儒有謂於燔瘞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經見而又未薦神遽

已燔瘞之則是備於先而闕於後也至後世知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煙瘞血之禮俟薦獻禮畢即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之禮備從之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 疏曰燔柴訖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禮器 楊氏曰禮器曰禮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地而不在泰壇也特燔柴於泰壇之上而已後世正祭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是壇有四成三成之制 又為三壝以嚴內外之限則非古矣

小臣大祭祀沃王盥 盥音管 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尸先盥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夏官

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禮儀使宋白言請先詣罍洗後奠玉帛從之

大宗伯奉玉 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始涖之祭又奉之 春官

郊血 禮器疏曰郊則先設血 郊特牲 疏曰謂正祭之時薦

於尸座之前也禮器郊特牲同

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玉幣所以禮神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而授之　天官　小宰贊玉幣爵疏曰太宰職云贊玉幣爵今此又云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王　郊特牲疏皇氏曰置蒼璧於神座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祼故鄭注云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惟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熟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緹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以獻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緹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

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泛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按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緹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緹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通典曰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通前凡六又有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其尸酢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

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

小宗伯逆齍 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 春官

大宗伯奉齍 疏曰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 春官

大司徒奉牛牲 奉猶進也疏曰按

國語郊之事有全脀若然則郊事先全脀後豚解也
地官 郊奉稷牛同 楊氏曰奉盛奉牲皆正祭獻爵之
時也但周禮獻天爵數經無所考惟疏家及通典之說
可見大畧近世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通用三獻之禮
恐未為正嘗聞富鄭公家祭用三獻程子謂之曰禮有
九獻樂有九變公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夫大臣用三獻
之禮以享其祖考君子猶謂其太薄况人
主躬行祀天之大禮而只用三獻可乎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凡大禋祀執明水火而號祝 明水

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執之號祝明𣅜圭潔也春官陳氏曰神號如曰昊天上帝也 皇皇上

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 庶物羣

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 言覆施均 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

祜 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 維某年某月上日 年謂太歲所在

月正月也 大戴禮記公符篇 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叶曰逼反 無此

疆爾界 叶訖力反 陳常于時夏 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

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 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

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周頌　楊氏曰生民詩序言尊祖配天而朱子以為未詳所用疑其為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禮今不備載又昊天有成命詩序言郊祀天地而朱子亦辨其不然說見祀地禮

大祝既祭令徹

疏曰祭訖大祝命徹祭器　春官

楊氏曰周禮以徹祭為重觀宗廟歌雍以徹可見矣況敬天之誠純亦不已令徹於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辭樂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王肅聖證論

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皥炎帝黃帝

少皥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

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

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

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
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
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
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
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
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

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泰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

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

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吕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考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

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黄帝少昊顓頊而已春太皥夏炎帝中央黄帝秋少皥冬顓頊魏相曰太皥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皥乘兑執矩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氣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誤矣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秋傳曰少皥氏有

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然則太皡少皡以春秋之氣言之也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而其氣祝融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發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玄體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脊有左右於骲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皡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

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
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
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
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
說又曰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
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

也

朱子語録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説上帝是總説帝説五帝是五方帝説昊天上帝只是説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稱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泰一曰而今都重

了漢時泰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
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楊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則天帝一也以一
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
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
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
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
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並無六

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況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繆妄不經莫此為甚且鄭於此章注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為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

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耀
魄寶以上帝為太微五帝隨意曲説前後乖違以
此釋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
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為一而併圜丘於郊似矣
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皡炎帝黄
帝五人帝之屬為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
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
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

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天以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專言天者尊天之辭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祀五

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
制禮之條目各有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右諸儒言祀天祀帝之名稱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
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
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
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
之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

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孫宣公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

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為祭天其一為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亨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

楊氏曰愚按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

歲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

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注疏言祭感生帝出於

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為

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為合祭

五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

帝之説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爲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爲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黒帝六者庶幾得之而燿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説則六者又胥失之矣詳見九祭本篇

右諸儒言古天子一歲祭天之數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莫著焉

晉大興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顯據疑非古聖掃地之意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

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

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非類于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

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
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祭天神人鬼注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
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也失於講明後
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
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
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
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

也

右諸儒言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来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

横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曰愚按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為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為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盖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

宗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為尸之說左氏傳述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為詳初無董伯為尸之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送逆尸從車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爾雅云非人為謂之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云冬至祭天圜丘所祀天皇大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放其器之色象天色也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既無采章則冕亦無旒也尸服亦然以天體質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為神象宜與王同服也周禮郊祀二人裘冕送逆尸又士師職祀五帝則沃尸乘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鐏及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以槀秸及蒲但翦頭不

納為藉神席所謂蒲越稾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鄭玄以為禘大於郊嚳尊於稷故注大宗伯言圜丘以嚳配之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黄鍾生於虚危之氣虚危為宗廟以此為宫角聲類求之靁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也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謂郊祭天王者先祖皆感

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春秋緯云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因以祈穀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燔柴於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五十里為近郊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即稷牛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大呂之聲為均也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日用辛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

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迎氣如迎春祀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皞伏羲氏配座是也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皞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泰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象當方各有方所之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圜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圜丘皆象天之圜帀也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為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以泰壇是人功所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壇禮神

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黄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禮神者必象其類珪鋭象春物生也半珪曰璋夏象物半死也琮八方象地也琥猛象秋嚴也半璧曰璜象冬閉藏也地上無物惟見半天耳牲用犢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帝同即大司樂祀天神之樂也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宫選可與祭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比音毗志反其日王乃致齊於路寢之室散齊七日

神座訖還罇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其太官引饌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

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鍾以下之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牲體玉帛王親牽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天禮有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玄云納亨牲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以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夾鍾為宮耳就坐時尸前置

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盥手黄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黄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黄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黄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黄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

說詳見祀天終始之序條下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

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各執所見雖則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圜丘泰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

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朝並行二禮可謂叶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

按古者郊天之禮其制度品節參見於經傳諸書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義數儀文未備而其他之載於二禮諸書者多通言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見於百

官之職掌（如玉人典瑞只說禮神之玉酒人只說酒齊典路只說車輅司服只說祭服之類）或錯見於禮經之總論（如禮運禮器郊特牲祭法等篇所言祭祀或通論郊社或通說天神地祇人鬼之類）披紛散軼未有能會通其綱目之詳次第其始終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叙致頗有條理然禮經簡略杜氏所叙多以注疏之意補之而注疏之說乖異多端盖經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鄭康成以為有六天王子雍以為天一而已二家之說於天之名義尚復差異如此

則其所言禮文之節奏以補正經之所未備者果可盡信乎王鄭俱生於去聖千載之後各以其學臆為之說然王說正大鄭說穿鑿先儒嘗備言之矣通典蓋一遵鄭注而又不敢廢王說者也是以論其事於本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為祭禮一書始蒐輯經傳之散漫者而會通之而祀天之禮物樂舞與其行事始終之序可以槩見辯析諸儒議論之同異者

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稱祀數之多寡從祀尸主之有無可以理推詞義正大訂核精深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畧不接續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暢易看故以楊氏祭禮及所採諸儒辨正議論具列於先而復採通典所述於後以備見古人祀天之禮文云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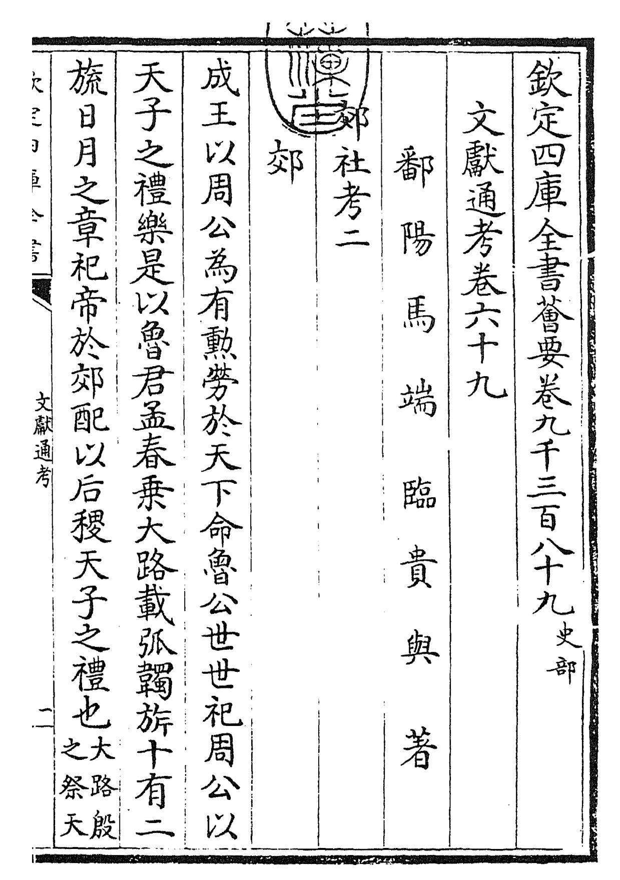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六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六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

郊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乗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大路殷之祭天

車弧旌旂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旂畫日月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耕之始也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説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

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為建子之月季夏為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建寅之月迎長日為建卯之月晝夜分分而日長以日至為魯禮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

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啟蟄而郊安得孟春為建子乎孟春為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為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蓋謂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

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

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

官每以正歲别之易說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

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為證徒以成其說爾鄭氏

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為大禘以祈穀

為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

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告告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

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本牛易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趙伯循曰公穀云四卜非禮四月不時左氏公穀皆云譏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

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滌宫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宫所以降稷尊帝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云五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纂例曰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時也趙氏曰子畢年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纔傷其皮膚乃無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

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

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疏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所以重其妨郊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横渠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為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樂

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

夏四月是也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

樂自諸侯出其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没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説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為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

乎否乎又使養牲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啟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

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鼷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曽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㫖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

乎學者思之

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不應有是過賜之事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

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

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

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

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絶魯以周

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

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告是謂

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

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今以諸侯僭

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告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之别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頴謂三傳所譏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説至蔣氏遂直以為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為然蓋春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吴越

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為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

僭郊則惠公之暴横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横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説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乗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甞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

本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議此但謂周公有知决不歆非禮僭竊之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横渠因此遂以為成王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魯往往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盖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為二
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賔於王家以奉禹契之
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
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
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
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
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之禮焉
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至於魯則周公

本非配天之祖而禘嚳之祀元未嘗廢無藉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　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嚳

郊禝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偪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註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賔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賔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黒龍此其水德之

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吕大吕陰律之始東游海上

禮祀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春以脯酒為歲祠

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中之月月祠

時駒四匹每時用駒四匹而春秋異色木寓龍一駟四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駟亦四龍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黄犢與羔各四珪幣各

有數皆生瘞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

見秦以十月為歲首故上宿上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桔槔其法類稱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

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焚書坑儒後更無典禮祠享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如此乖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漢隴西郡西縣今在秦州上封縣西南九十里自以為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鄜屬馮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末作鄜畤

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黄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索隱曰百當為白秦君西祀少皥牲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蓋字誤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

時祭黄帝徐廣曰凡去作畤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炎帝索隠曰吳陽地名蓋在嶽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祀黄帝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註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索隠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畦畦中各有二土封故云畦時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

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説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西時畦

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

於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乆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

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巳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

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

德而專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

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黄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於民歳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讀曰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無諱以朕為勞自言不以為勞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又採新垣平之說立渭陽五帝廟見五帝門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歳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麃鹿屬也形似麞牛尾一角有司曰陛

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言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寛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陔五帝壇環

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昒音忽未明之時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

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豈郊祠無

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恊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倶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遥拜以竹為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顥五　玄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馬十（元狩元年馬生渥洼水中而作）　天門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作）　后皇十四　華爗爗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首十七　象載瑜十八　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拜而祠之加祝詞）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燿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讀曰

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鎮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德星即鎮星言天以德星報於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

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自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已南面非宗廟之祭不出）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祠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翶翔集止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

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畤

二年上幸雍祠五畤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朝匈奴單于於甘泉宫

黄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

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

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

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

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

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

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

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

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貍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

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

竢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稭其器陶匏稭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

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廼者徙泰畤后土於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漢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萬騎今移祀於南郊北郊故無供張繇役也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

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勤故一切並赦之

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寶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絶種祠種祠繼祠所傳祠也况於國

之神寳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享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寛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

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

心也行禨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畧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

陽宫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臨光宫門祥瑞未著咎
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答不饗何以甚此
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孫
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上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名揚雄待
詔承明之殿承明殿在未央門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

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陆遠則石闕封巒枝鳷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諌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廼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

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郤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畤

四年幸甘泉郊泰畤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畤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

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

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廼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隂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

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之祀墬古地字也樂有别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

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牛角如繭及栗者牛之小也玄酒陶匏禮記

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

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
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
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
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
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
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
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
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辯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宫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宫去壇三里望對

壇竹宫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廟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黄屋乘六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畧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率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

帝祠坐對之服虔所註可見而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謂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録以廣異聞

西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時其四時秦所建北時高祖所建領之祠官歲時致祭文帝十五年方親郊是後凡三歲一郊

渭陽五帝廟文帝用新垣平之説建十六年上親郊繼而平誅遂領之祠官不親祭

甘泉泰一祠武帝用方士謬忌公孫卿之説建三歳一郊與雍五時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湯代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

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為秦雜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

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皡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時為郊天太史公習見當時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而為鄜時或因獲石閭雉而為陳寶或由雨金而為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之蓋少皡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

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鄜畤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為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為立畤而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考復指四時以為郊天之事至髙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謬忌之說而建太

一天皇之壇始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方士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則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之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謬忌言泰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泰一而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鄭康成遂創為六天之說以為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竊意泰一五帝之在天猶五嶽四瀆之在地也謂嶽瀆非地

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嶽瀆亦不可謂已祭嶽瀆而遂廢后土方澤之祠尤不可盖秦襄所祠少皡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青黄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為事天之事畢矣盖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也親承宣室鬼神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

儀以草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之際遇相為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泰一諸祠之郊拜也以謬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泰一五帝於明堂上

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以高
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泰一五
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歲一親祠未
嘗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時所
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
封而昭宣之後無幸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
然高皇帝之所並祠者泰一五帝不過天神之貴者則非配天也至成帝時匡衡
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
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
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漢興之
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

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

帝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為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向以為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為之子孫者欲矯而正之則所舉

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祗以掇禍如諸畤之神雖

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

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

五十餘年則其靈響㬥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絶也

漢之中衰諸儒劉向谷永固嘗預言之向以逮世

人事永以天運然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

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

初之跡甘泉諸畤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

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絶之

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耳然必
以天帝諸神為宗陳后山作白鶴觀記言漢兩劉
校中書為七略其叙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
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
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
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
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

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嶽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為一書班孟堅遂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

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諸祠其說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然少君欒大公孫卿粤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無關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闘棊及入海求不死藥大營宮室之類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者而著書指意如此固無怪黄冠師得以夤縁附會其說而啟后山晦庵之嘆也要之郊祀志只當叙說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之言當别立

方伎傳述之乃爲允當　道家以符籙役鬼之說

附會於天地百神則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

以昊天上帝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

成六天之說實啓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

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

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

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

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内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内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

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醊竹芮切祭酹也

黄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内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

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於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

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

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壝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壝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壝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壝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

凡地宗后土宮壝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

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
配望秩山川徧於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
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
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
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於北
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薶用牲
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
及樂

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縁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鈎命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内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

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生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説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

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陽詳見祠五帝門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畤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親郊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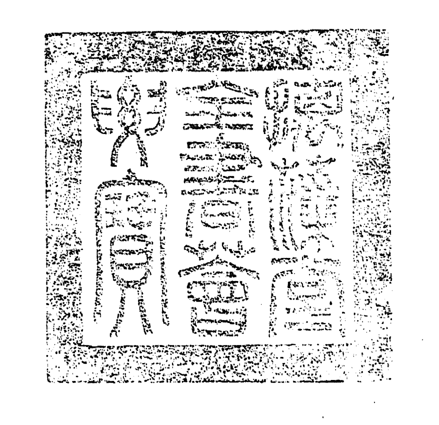
間歲一郊元成如之盖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畤若甘泉泰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

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為常故不復紀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元牡

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於成都

文獻通考卷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袁文宿